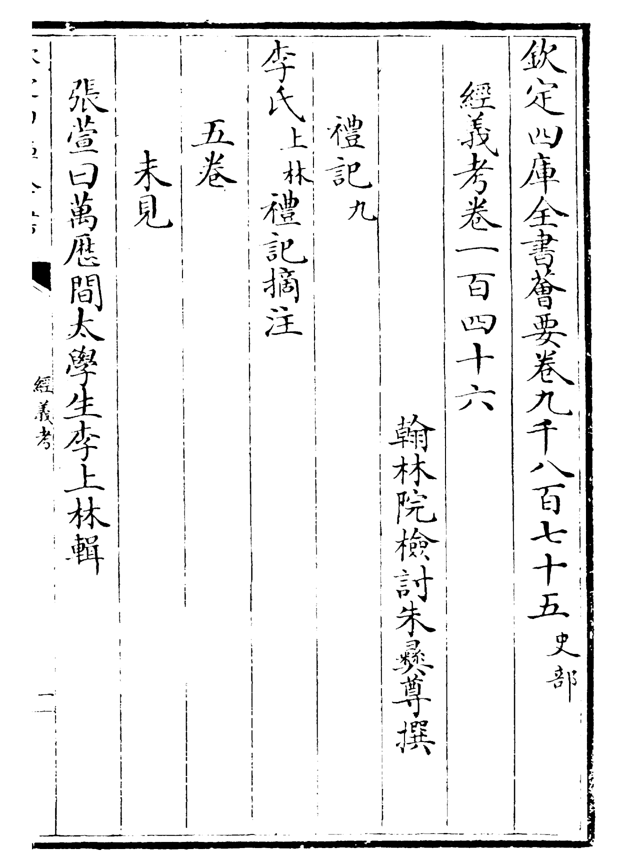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七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九

李氏上林禮記摘注

五卷

未見

張萱曰萬歷間太學生李上林輯

揚州府志上林如臯人新泰知縣

祝氏啓同禮經類記

十二卷

未見

湯氏三才禮記新義

三十卷

存

子道衍後序曰憶衡自束髪受經即從先夫子問難

左右先夫子嘗命不孝衡曰禮中精意探之靡盡特
學者奉爲狗爲神明是以白首窮經茫無當耳於時
凝神致想有得輒筆之簡端至於今先夫子之教宛
然在也而風木之恨終天罔極手澤猶新忍令湮就
泯沒亟勉付梓不勝泣然

李鎧曰湯三才字中立丹陽人

程氏_敏讀禮表微

未見

陳氏榮選禮記集注

未見

黄虞稷曰榮選字克舉同安人歴知劍儋二州陞廣州府同知以礦稅事起棄官歸

王氏翼明禮記補注

三十卷

存

陳眉公序曰禮記者古經十七篇而止矣自大戴刪

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又益之為
四十九篇其刪者不必偽而益者不必真也故唐王
巖則欲刋舊文宋胡寅則欲博集冠昏喪祭燕射相
見之禮以類相從自為一書蓋其意欲使禮記盡出
於七十二子而不容纖毫出於秦漢諸儒然吾恐後
之刪與益者亦不必其盡合也吾友王仲之曰微獨
秦漢即唐宋以來及我朝之名家涣小羣而成大羣
其誰非禮之翼乎於是獵百家之見聞訂千古之得

失且讀且書補綴久之陶甓几屏之間皆是矣垂二十年書成於禮經旁引曲證意言俱盡非特六籍之功抑亦秦漢諸儒之益友矣

巽明自述曰禮記雜出於古經及秦漢諸儒之手然微辭奥旨往往而在朱子嘗欲注之而未遑一時諸儒蠡測管窺未能破的迨後陳氏集說既去取多乖大全一書徒取合於陳氏者分疏之豈足發明聖賢之深意哉愚不自揣思折衷於古昔格言自漢唐以

來訖皇明文人學士之緒論苟有關係無不旁採不敢望十得四五庶幾萬分一有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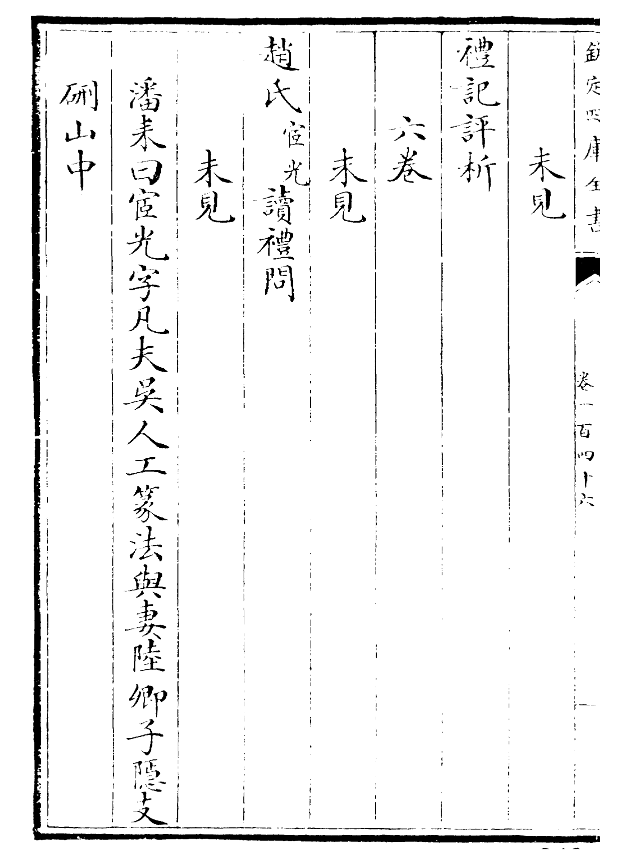
李鎧曰王翼明字升之華亭人其書僅補陳氏之注蓋未見衛正叔集說者

堵氏維常禮記箋

未見

鄧氏廷曾禮記訂補

二十四卷



未見

禮記評析

六卷

未見

趙氏宧光讀禮問

未見

潘耒曰宧光字凡夫吳人工篆法與妻陸卿子隱支

硎山中

吳氏懷賢禮記幼學

四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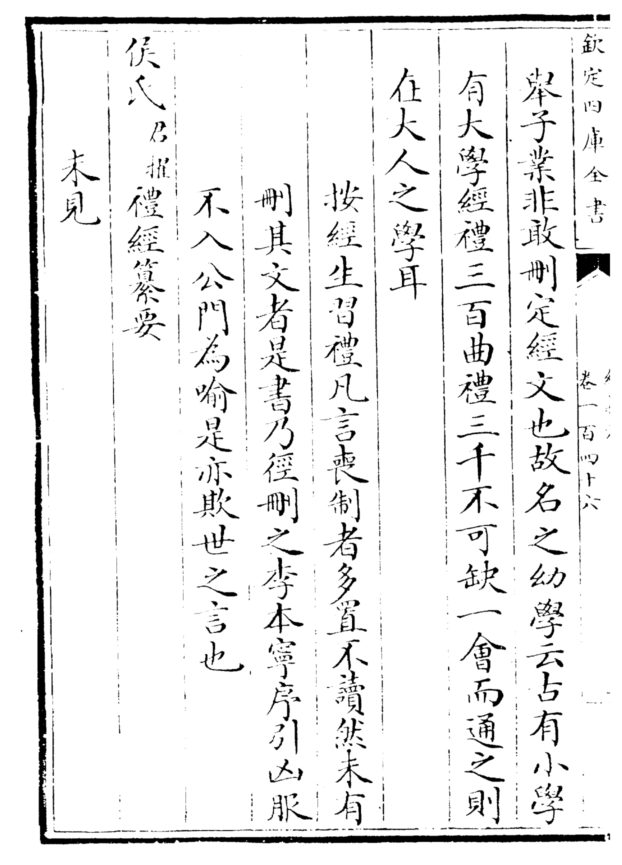
李維楨序曰余聞之禮祭事不言凶非列采若重素

席葢苞屨扱衽厭冠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所以尊君禮也今設科試士以四書五經守句涉不

祥者亦不得用是知禮意五經莫繁於禮禮喪禮最

繁多所避忌吳齊仲因是以有筆削便於記誦便於



舉子業非敢删定經文也故名之幼學云古有小學有大學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可缺一會而通之則在大人之學耳

按經生習禮凡言喪制者多置不讀然未有删其文者是書乃徑删之李本寧序引凶服不入公門為喻是亦欺世之言也

侯氏君擢禮經纂要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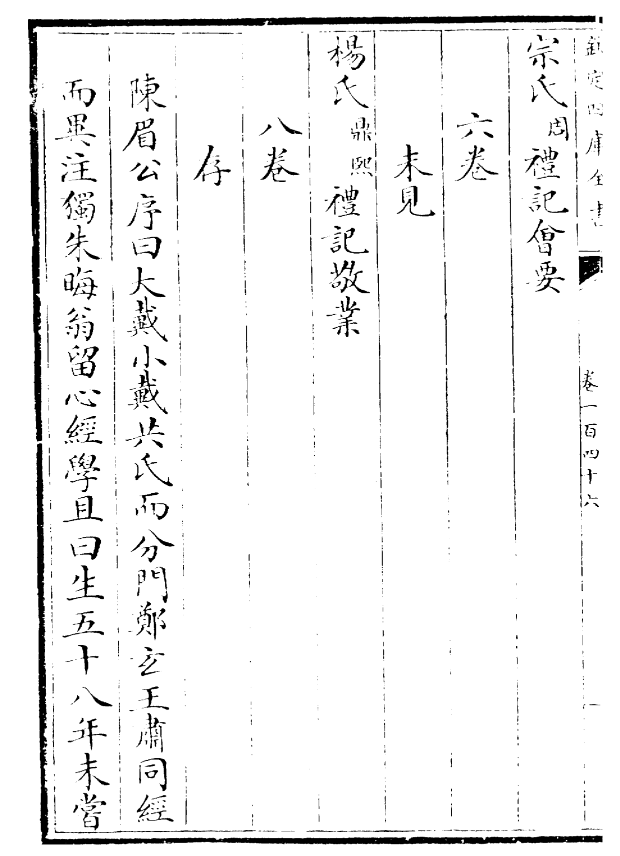
廣平府志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天啓辛酉舉人知陳州寇至登城誓衆拒守相持七日力竭城陷死之事聞贈布政司叅議建祠陳橋驛

傅氏永淳禮經解義

八卷

未見

陸隴其曰熙宇傅氏永淳靈壽人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宗氏周禮記會要

六卷

未見

楊氏鼎熙禮記敬業

八卷

存

陳眉公序曰大戴小戴共氏而分門鄭玄王肅同經而異注獨朱晦翁留心經學且曰生五十八年未嘗

讀儀禮之書則後覺可知矣說者謂儀禮為士設也非為天子諸侯卿大夫而設也此言襲謬承訛大是可笑夫燕享朝聘果屬之士乎抑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乎晦翁修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俱曰儀禮經傳通解而喪祭則付之黄勉齋勉齋補入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禱之類凡因事致祭者為詮載頗詳而信齋楊復則考訂之力居多蓋信齋日侍勉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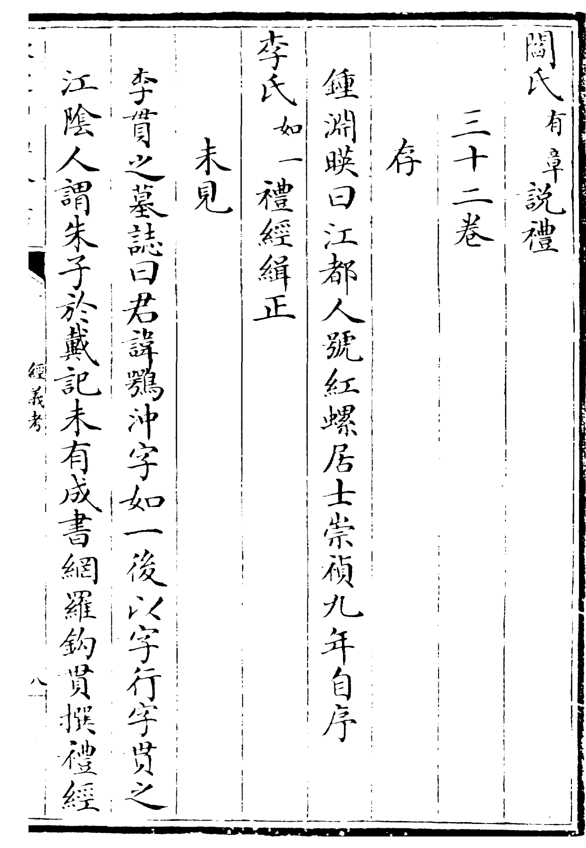
右隨事咨詢錄之以待筆削今信齋後又見之緝庵楊令君矣令君令常熟五年以廣博易良訓士正其發揮敬業之學問也

李鎧曰鼎熙號緝庵京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吉安府知府

俞氏安國禮記疑問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安國字康侯崇禎庚午舉人



閻氏有章說禮

三十二卷

存

鍾淵暎曰江都人號紅螺居士崇禎九年自序

李氏如一禮經緝正

未見

李貫之墓誌曰君諱鶚沖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

江陰人謂朱子於戴記未有成書綱羅鈎貫撰禮經

輯正

周氏維昭禮記講解

三十七卷

未見

顧氏懋樊桂林禮約

三十六卷

存

戴氏士鼇禮記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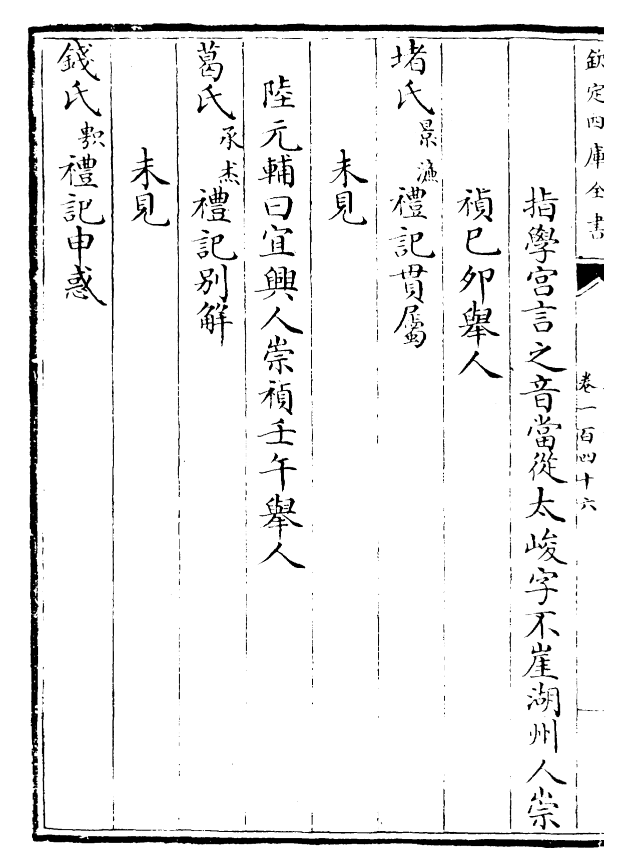
未見

松江府新志戴士䕬字稱龍衡府教授

阮氏峻禮記滌除

未見

按滌除一書未詳卷帙其說大學云先儒以大學為大人之書立義雖精而非古訓之舊小戴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保傅篇八歲出就外舍束髮入大學並



指學宮言之音當從太峻字不崖湖州人崇禎巳卯舉人

堵氏景濂禮記貫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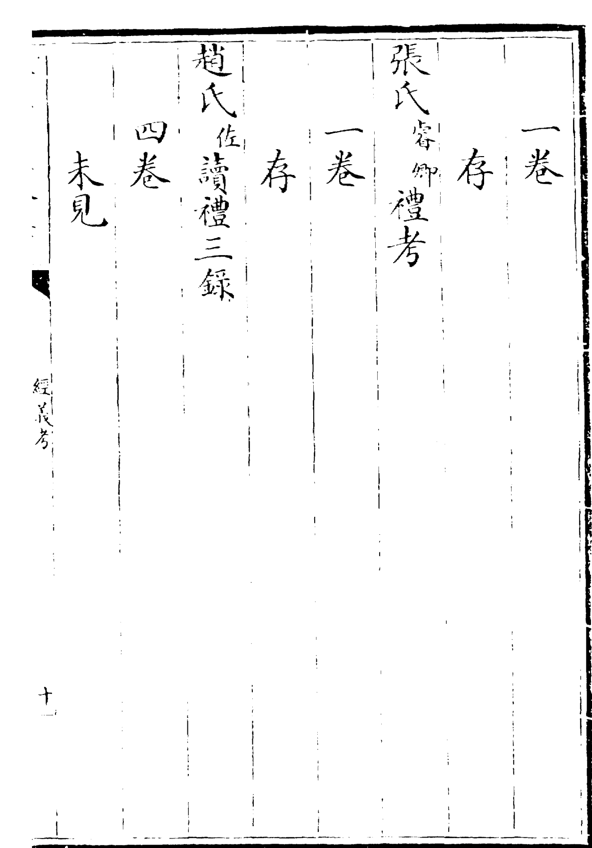
未見

陸元輔曰宜興人崇禎壬午舉人

葛氏承杰禮記別解

未見

錢氏軹禮記申感



一卷

存

張氏睿卿禮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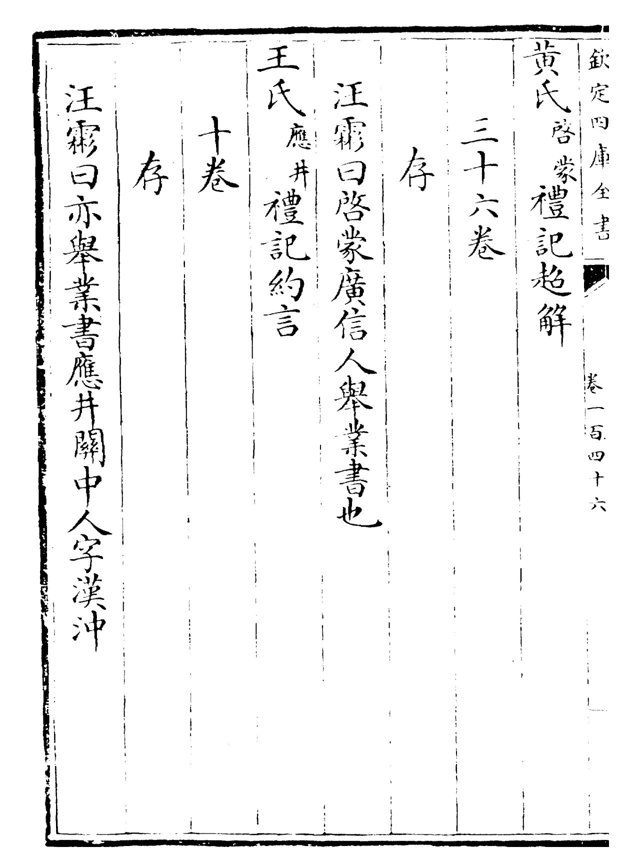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趙氏佐讀禮三錄

四卷

未見



黄氏啓蒙禮記趨解

三十六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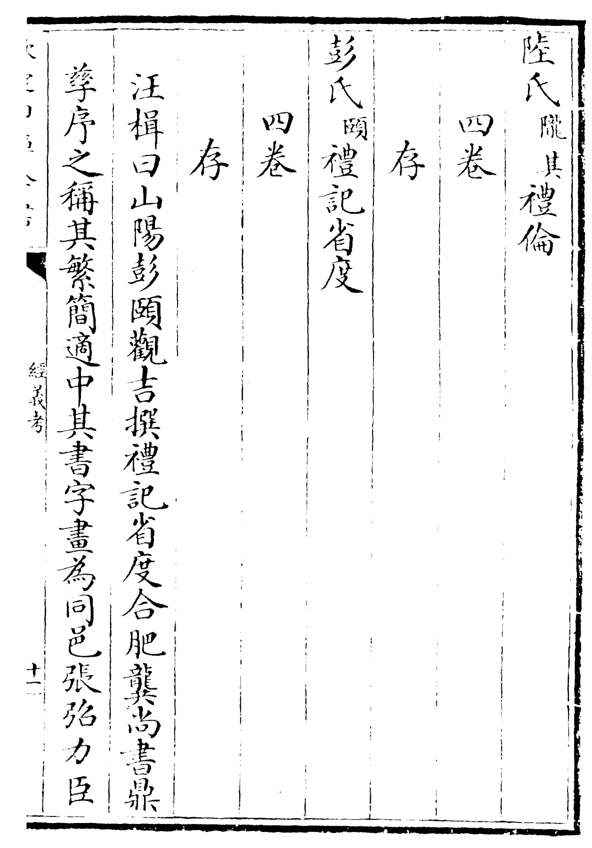
汪霦曰啓蒙廣信人舉業書也

王氏應井禮記約言

十卷

存

汪霦曰亦舉業書應井闗中人字漢沖



陸氏隴其禮倫

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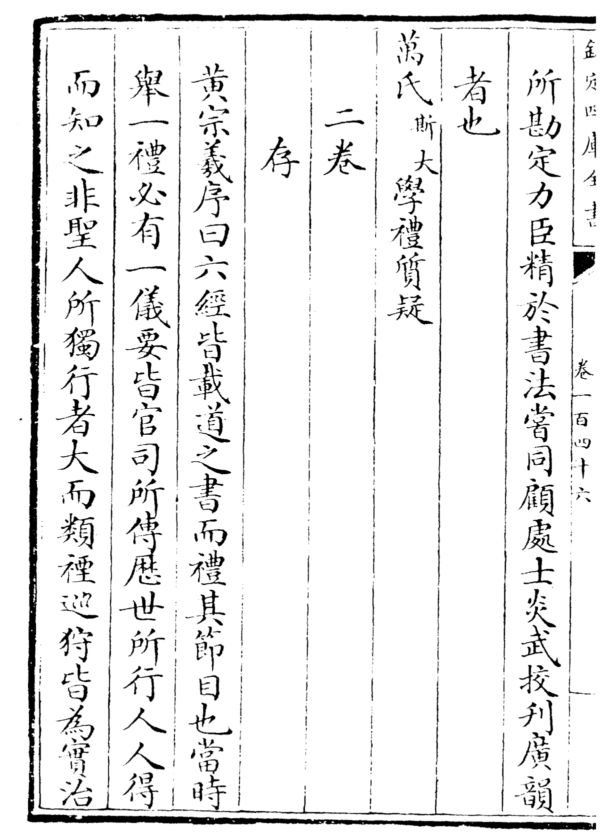
存

彭氏頤禮記省度

四卷

存

汪楫曰山陽彭頤觀吉撰禮記省度合肥龔尚書鼎孳序之稱其繁簡適中其書字畫為同邑張弨力臣



所勘定力臣精於書法嘗同顧處士炎武校刊廣韻者也

萬氏斯大學禮質疑

二卷

存

黄宗羲序曰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為實治

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来相尋於干戈術智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朱子亦嘗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殫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

唐說齋創為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固

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為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為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為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禮記偶箋

三卷

存

萬氏斯同讀禮附論

一卷

存

陳光緯序曰古之為禮者蘄無歉於心而後安焉今之為禮者蘄無異於俗而已不計其心之安焉否也微天下之知禮者其孰為告之令使告之曰若所為悖於古之禮則辯者必競於辭訥者必忿於色也若

告之曰古禮之佚得者奚若今禮之佚失者奚若則智者固深喻於其心愚者亦未必不求通於其義也孰謂令天下之不可以禮訓也雖然禮之不明也久矣檀弓曾子問諸篇習禮者謂無裨於制舉業而未嘗一寓目焉故求窮經者於文士之中百不得一求知禮者於經師之中十不得一也余来京師得李野萬子讀禮附論而誦之竊服膺乎萬子之知禮焉萬子謂慈母之喪三年重父命也父在為母期而有祥

有禫以達子之志也此明乎古禮之意者也謂主以依神廟以藏主而知結茅為蕝之誕也由許鄭之言誤之此正乎言禮之失者也遭喪不祭禮也而今皆祭且疑不祭之恝於懷也萬子欲言祭則睽於禮欲言不祭則駭於俗乃申張子之言曰三年之喪期而可祭期之喪既葬而可祭此酌乎古今之攸宜者也漢文帝之令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言既葬之後廷臣之服宜然也而後世嗣君用之萬子曰

此非嗣君之禮也是能明乎史以言禮者也魏晉之時守令卒官掾史輒制斬衰抑過矣萬子曰為舊官服者宜弔服而加麻此審乎禮而無過者也古者於師心喪三年萬子乃曰當齊衰三月此因儀禮之有友喪而推乎其意者也聞喪而未成喪者多矣萬子曰聞喪而哭以當襲次日又哭以當斂又次日三哭以當大斂此有裨於今禮之所未備者也今為三年之喪者有娶旁妻者焉有易服而為賀容者焉有獲

雜子女以湛樂者焉猶號於人曰吾守二十七月之制也萬子猶稱禮經及公羊氏之言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崇乎禮之實而不尚乎其迹者也令之居喪而舉樂者曰以娛親之靈不知其果娛耶抑未也萬子曰大功將至猶辟琴瑟况重服乎令人持喪而弔客至輒籍記而往謝於其門僉曰為親而施敬也萬子曰孝子朝夕饋奠之不暇而遠離苫甴乎此皆徼乎俗禮之謬者也令之不葬其親者惑形家

之言謀購吉壤或越數十年罹水火之灾而不卹萬子曰當依周廣順詔書以懲不葬者焉此尤維禮之大者也使天下之為禮者得其論而深思之以斬無歉於其心安見令人之不古若哉聞萬子所著譔甚富余所見祇數篇而其言之足以羽翼三禮者已如此推萬子之意將卒天下之士與之行古人之禮惜乎士之未見其論或見之未及展數紙而欠伸欲卧萬子亦無如之何余故臚述其言將以諗夫天下之

學禮者

納蘭氏成德禮記陳氏集說補正

三十八卷

存

嚴繩孫曰禮記不以衛氏集說頒諸學官而專用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容若為補正之習禮者試一取證非小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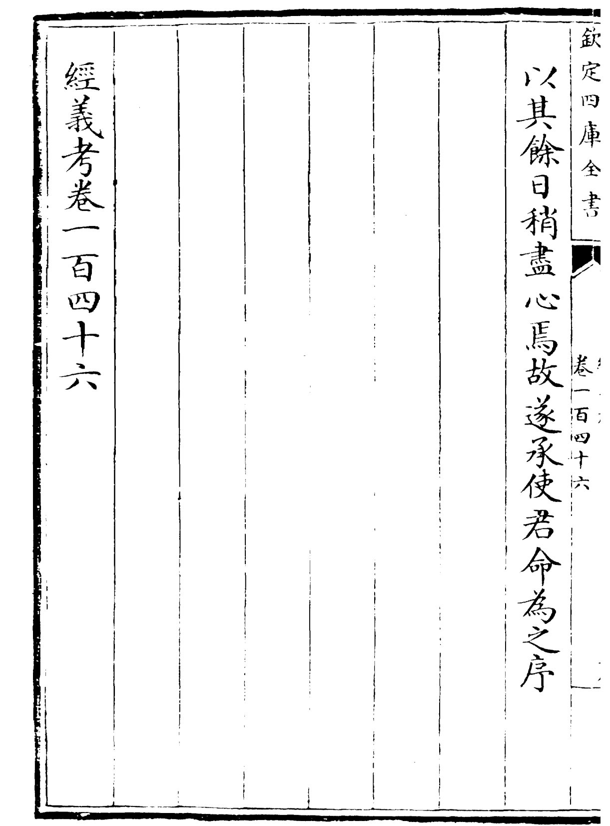
楊氏禮記說義

未見

汪琬序曰三禮不明久矣官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略其間紛紜轇轕疑不可信者蓋更僕不可數而立馬不能算也姑即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為是乎辛日為是乎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然則祭於夏為是乎祭於春為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祖而無皇考然則宜從祭法乎抑宜從王制乎一奔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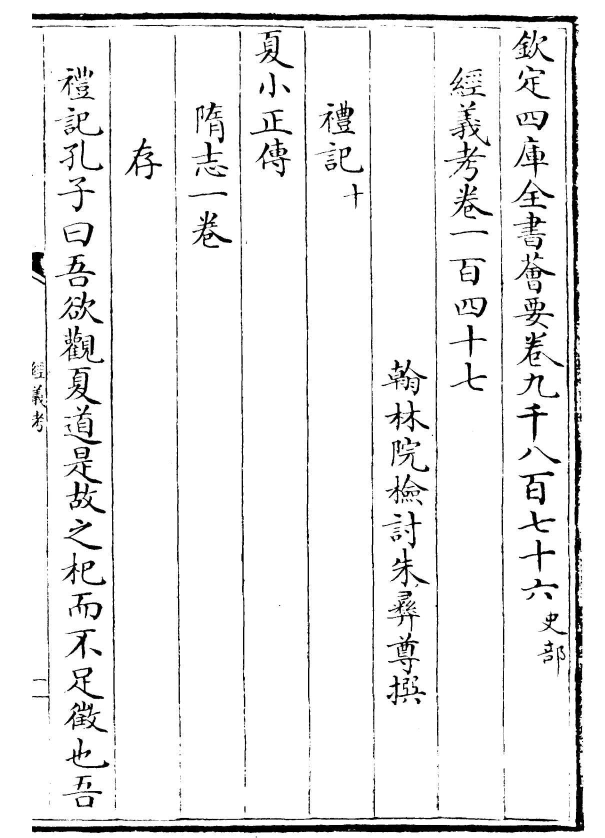
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哭然則宜從雜記乎抑宜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宜用二十五月乎抑用二十七月乎一異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齊衰然則宜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盡心也漢唐儒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求訖於前明則特視為科舉時文之業口傳耳剽以冀倖一第實無人焉綜核

貫穿於其中何怪乎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關西楊公鳳閣盡心於禮者有年獨能旁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馬伏鄭王諸訓故以成此書取而讀之則吾前之所疑者公固已深思自得或微引其緒或詳折其衷藴抽解剥悉犁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鮮也哉於是公從子三開使君醵金刻之吳下工竣而命余序之余於禮經素非耑家而顧因公之書



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為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七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十

夏小正傳

隋志一卷

存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

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鄭康成曰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隋書戴德撰

方慤曰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

以人時得其正也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

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

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
儆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
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
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傅氏崧卿夏小正戴氏傳

四卷

存

崧卿自序曰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

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為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末之得政和中閲外兄闗澮蔵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氷雪雨旱之節草木秭秀之候羽毛鱗𣶏蠕動之屬蟄輿粥伏鄉遰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

闕本合傳為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滄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録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為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為此乎有司受此又不加辯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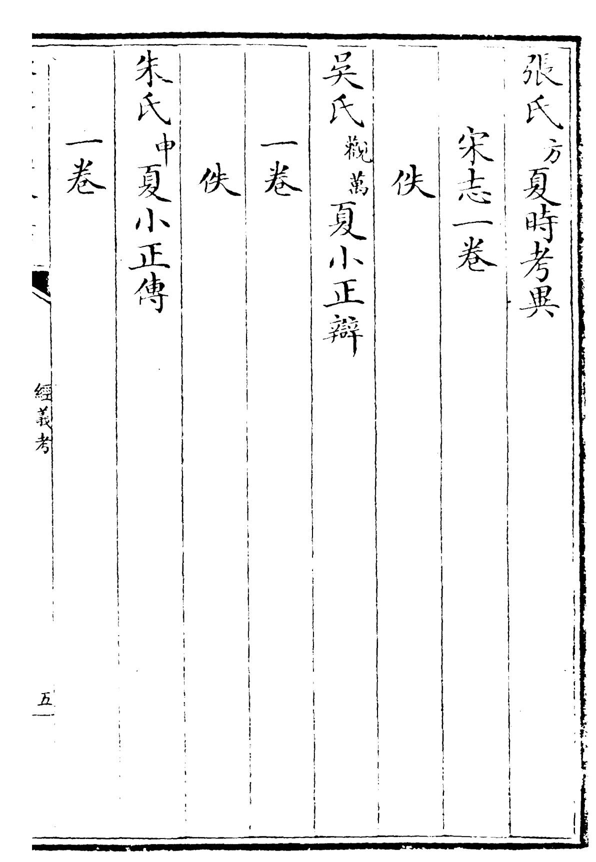
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授禮后蒼號大戴嘗為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為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卒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史漢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為信都太傅者歟由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闗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

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
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為四卷
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闗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
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
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闗本注釋
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別之来者宜詳
焉宣和辛丑九月

陳振孫曰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

在大戴後人從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特附以傳且為之注紹興府志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擢甲科累遷考功員外郎為林靈素所譖出為蒲圻縣丞後官至給事中

按傅氏書余見宋時鋟本後題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頼刋板孫右迪功郎前静江府修仁縣尉稽校勘



張氏方夏時考異

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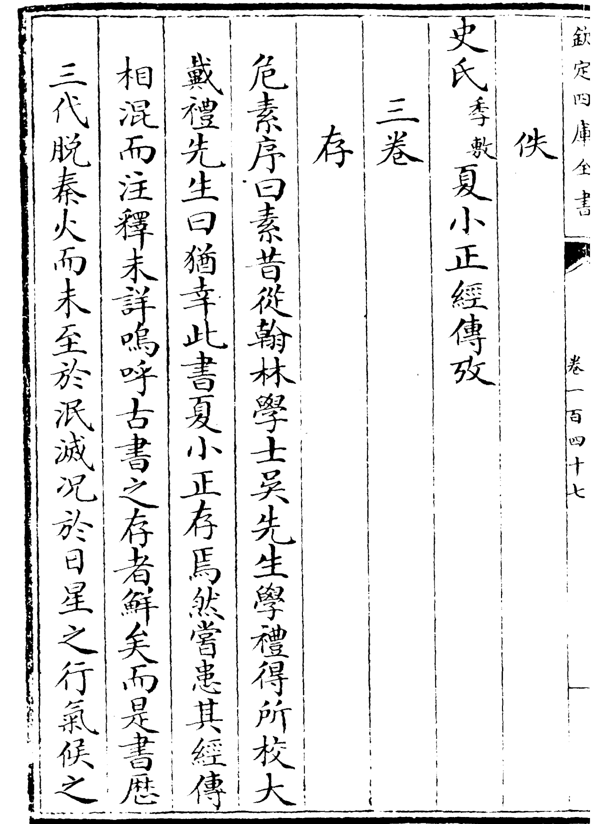
吳氏穊萬夏小正辯

一卷

佚

朱氏中夏小正傳

一卷



佚

史氏季敷夏小正經傳攷

三卷

存

危素序曰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脱秦火而未至於泯滅况於日星之行氣候之

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於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東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証以山陰傅氏本及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於傳文之下脫衍者列叙於後即其采摭之詳訓詁之密非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東得是書於君子塾孫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於篇端

張萱曰元末鄞人史季敷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語及事相附近者綴於傳文之下凡三卷

趙氏有桂夏小正集解

一卷

未見

王禕序曰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注或曰盧辯注謂為鄭氏

非也頻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闕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闕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

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顔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襍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

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侯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侯三侯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

星辰雖遠茍求其故則精歴數者悉所能考盖自上古以来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歴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黄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黄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黄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

君之為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録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說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為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王氏廷相夏小正集解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為古籍周公之時訓吕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予讀諸家注解病其疎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

楊氏慎夏小正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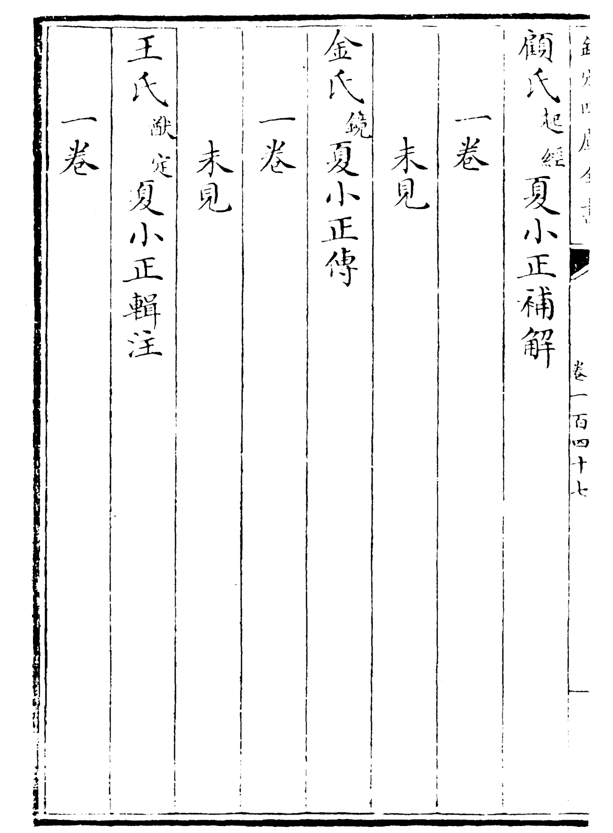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徵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

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偫畚挶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爾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吕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晝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

粥伏遰陟降雝隕鳴呴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模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畏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顧氏起經夏小正補解

一卷

未見

金氏鐃夏小正傳

一卷

未見

王氏猷定夏小正輯注

一卷

佚

繆泳曰猷定字于一南昌貢士工古文書法嘗憤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尊之為經夏時孔子所取乃反舍而不習作夏小正輯注一卷後客死杭州遺書散佚不可問矣

王氏應麟踐阼篇集解

一卷

存

應麟後序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盖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為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所引黄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為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虞箴飫歌見春秋内外傳夫以聖王治已養心表裏交正

如此况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復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

方氏孝孺武王戒書

一卷

未見

孝孺自序曰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

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為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為人所傳誦遂為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于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為注釋其意以示來者葢聖人之

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言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家矣

明堂陰陽

漢志三十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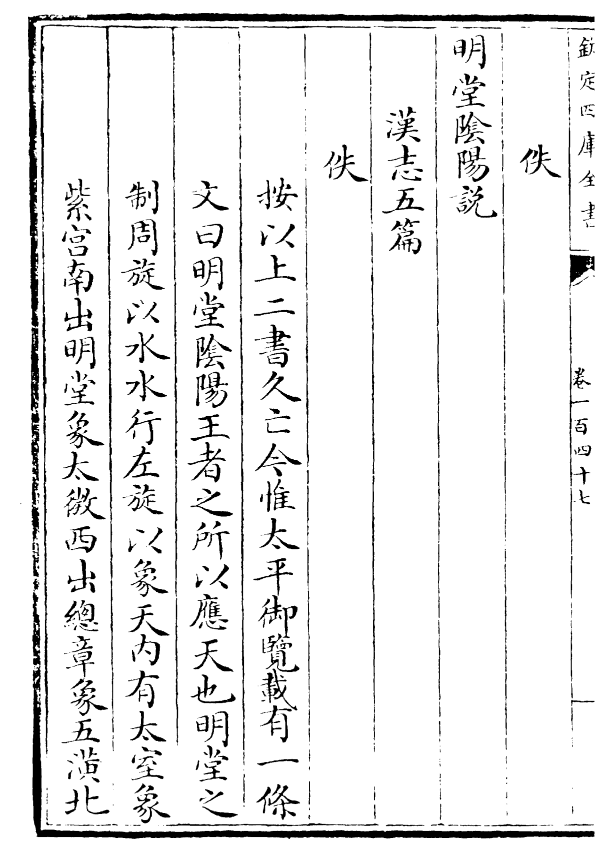
佚

明堂陰陽説

漢志五篇

佚

按以上二書久亡今惟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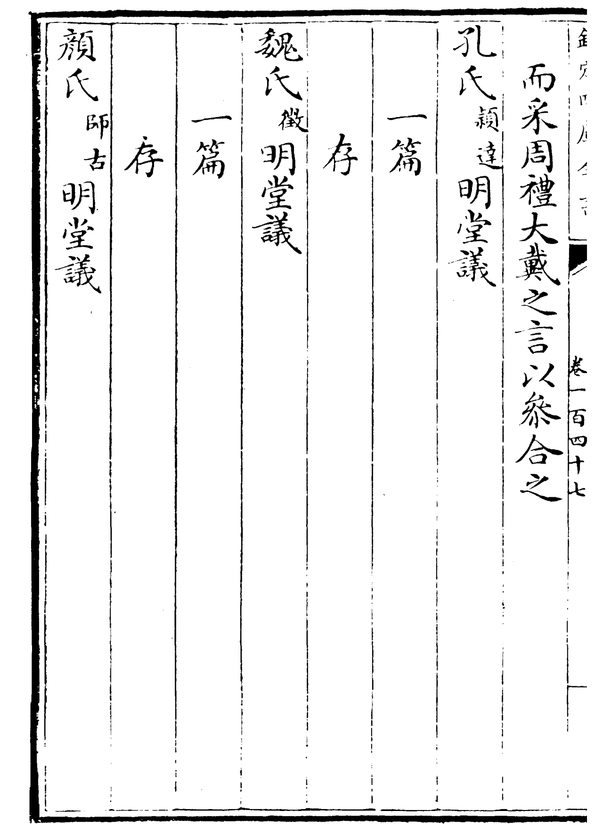
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李氏謐明堂制度論

一篇

佚

李覯曰後魏時有李謐者慤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為宗



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

孔氏穎達明堂議

一篇

存

魏氏徵明堂議

一篇

存

顏氏師古明堂議

一篇

存

馮氏宗明堂大享議

一篇

存

王氏方慶明堂告朔議

一篇

存

張氏大頤明堂儀

唐志一卷

佚

姚氏璠等明堂儀注

通志三卷

佚

李氏嶷明堂序

通志一卷

郭氏山惲大享明堂儀注

佚

通志二卷

佚

亡名氏明堂記紀要

通志二卷

佚

李氏覯明堂定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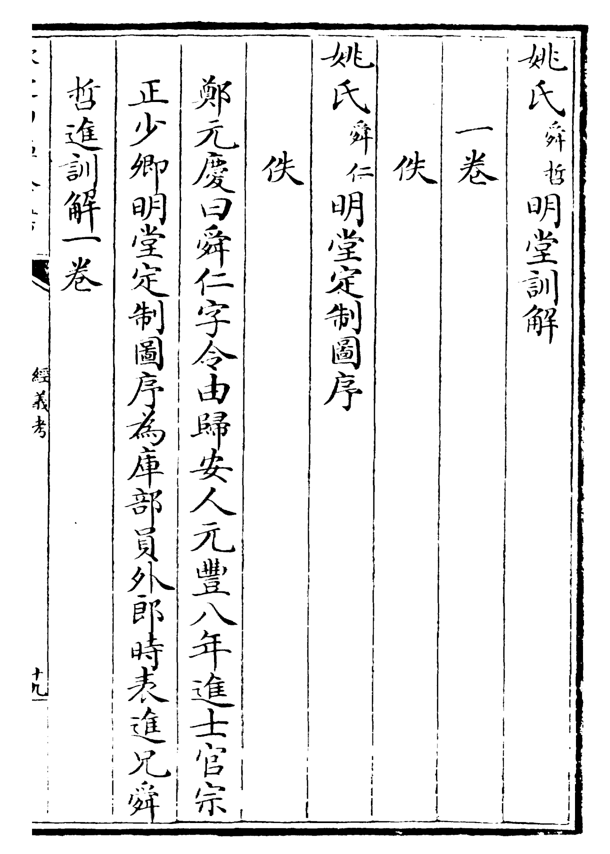
一卷

圖佚

覬自序略曰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譸張各信其習專門自用互相非毁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宫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羣議交鬬將誰正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已百載德

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耤田郊見上帝
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
四方有識注望久矣臣身雖微賤亦願此時稍裨萬
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
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
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
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
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則協於大

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牕是為八牕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兼取諸書器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若夫棟宇之高畢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所能盡也



姚氏舜哲明堂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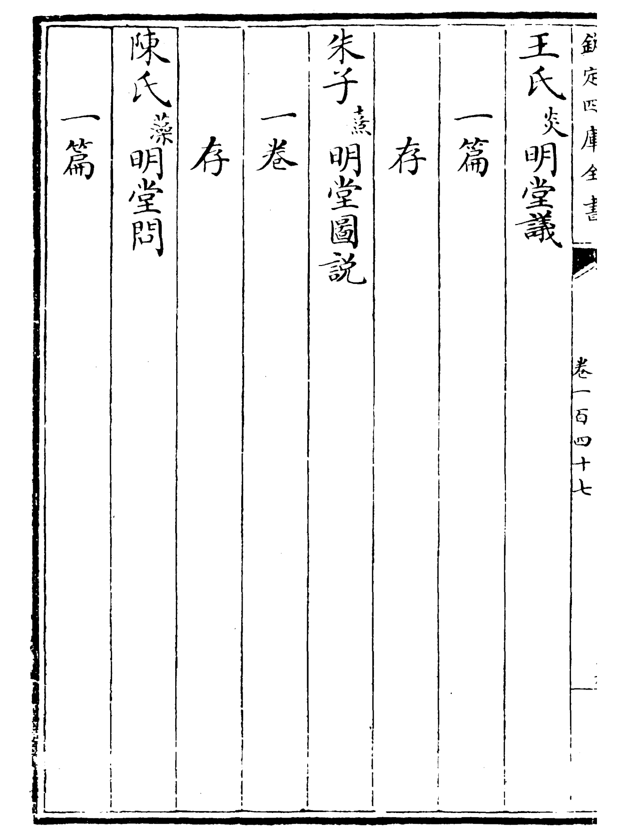
一卷

佚

姚氏舜仁明堂定制圖序

佚

鄭元慶曰舜仁字令由歸安人元豐八年進士官宗正少卿明堂定制圖序為庫部員外郎時表進兄舜哲進訓解一卷



王氏炎明堂議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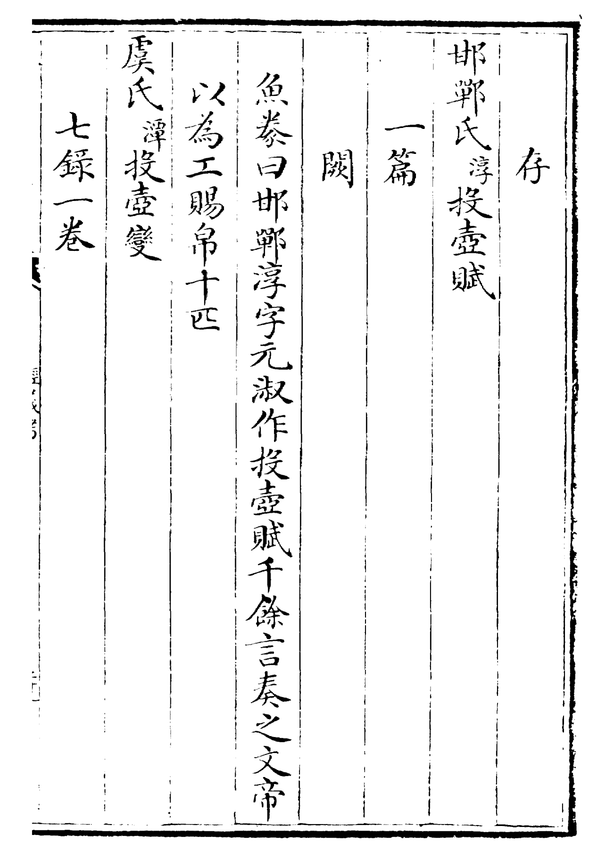
朱子熹明堂圖說

一卷

存

陳氏藻明堂問

一篇



存

邯鄲氏淳投壺賦

一篇

闕

魚豢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

以為工賜帛十匹

虞氏潭投壺變

七錄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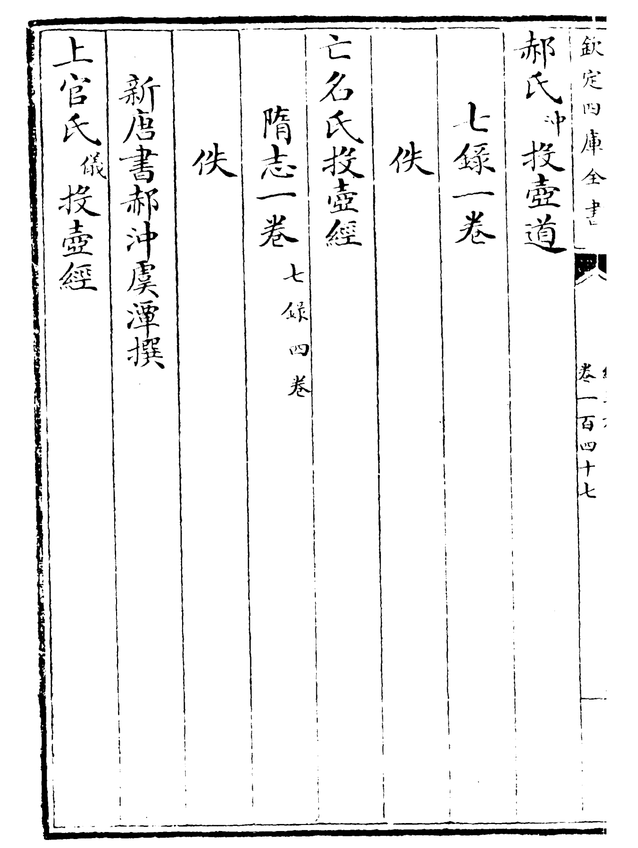
佚

隋書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

晉書虞潭字思奥會稽餘姚人翻之孫也前後以軍功爵武昌縣侯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謚孝烈

按投壺變文僅存於今者有云謂之投壺者取名篏他由反藪漸而轉易鑄金代焉逮之於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筒以龍玄玄月

中蝦蟇隨其生死也横以爲龍蛇之類運之以蠯平保切鰕謂龍下蠯蟜也燕尾也燕識侯而歸人來去有恒投而歸之自數之數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恒矢古用柘棘古者投壺擊鼓爲節帶劍十二臉頰二帶謂之帶劍倚十八倚並左右如狼尾狀狼壺二十令矢圓轉而于壺口劍驍七十八帶劍還如後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黨同得勝也三馬成　右見御覽其書不知何人所注文字沿譌未能糾正



郝氏沖投壺道

七録一卷

佚

亡名氏投壺經

隋志一卷七録四卷

佚

新唐書郝沖虞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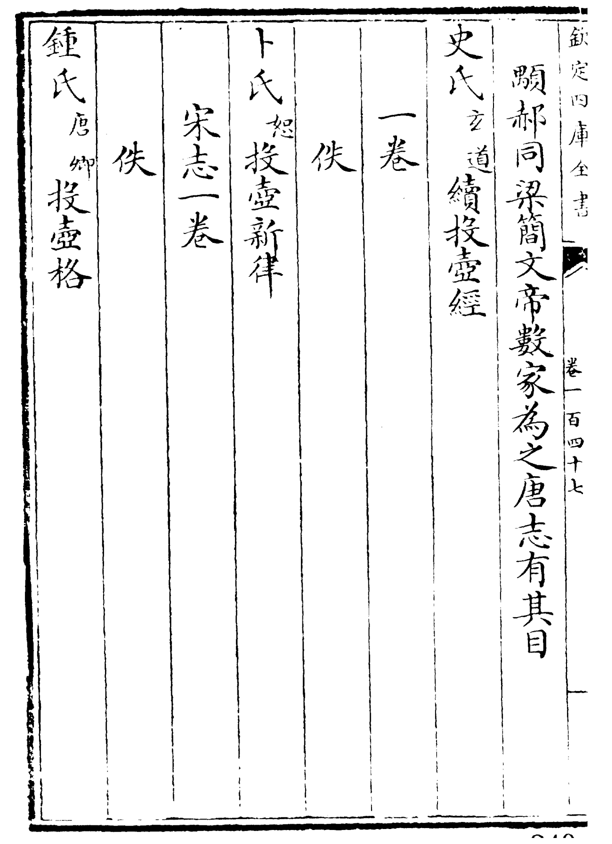
上官氏儀投壺經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上官儀陜州陜人幼為沙門貞觀初舉進士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少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為許敬宗所搆下獄死子庭芝有女中宗時為昭容每侍帝草制詔以故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

晁公武曰唐上官儀奉敕刪定史玄道續注采周



顒郝同梁簡文帝數家爲之唐志有其目

史氏玄道續投壺經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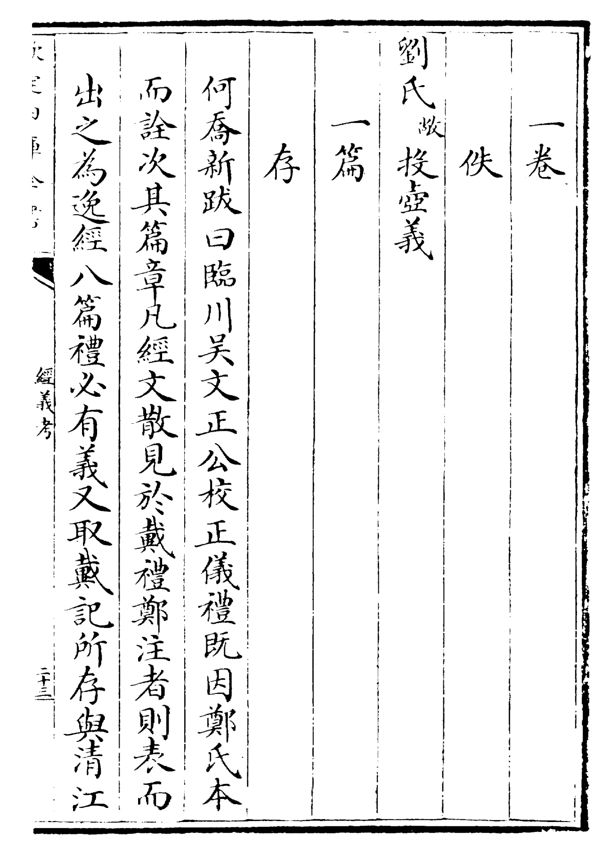
佚

卜氏恕投壺新律

宋志一卷

佚

鍾氏唐卿投壺格



一卷

佚

劉氏敞投壺義

一篇

存

何喬新跋曰臨川吴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為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

劉原父所補者為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附録于朝事之後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删補之僭也冠婚諸義

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按原父投壺義椒丘何氏以附儀禮逸經之末而今本無之予從同里曹秋岳侍郎所抄得閩海鹽胡氏家藏有公是公非兩先生全集顧靳不肯借人其遺書近多遺失訪之不

可得矣

司馬氏 光投壺新格

宋志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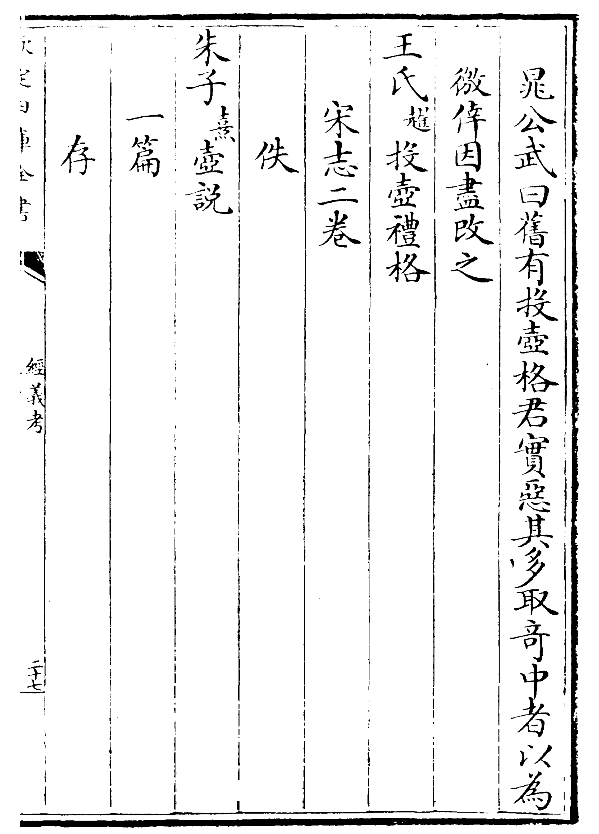
光自序曰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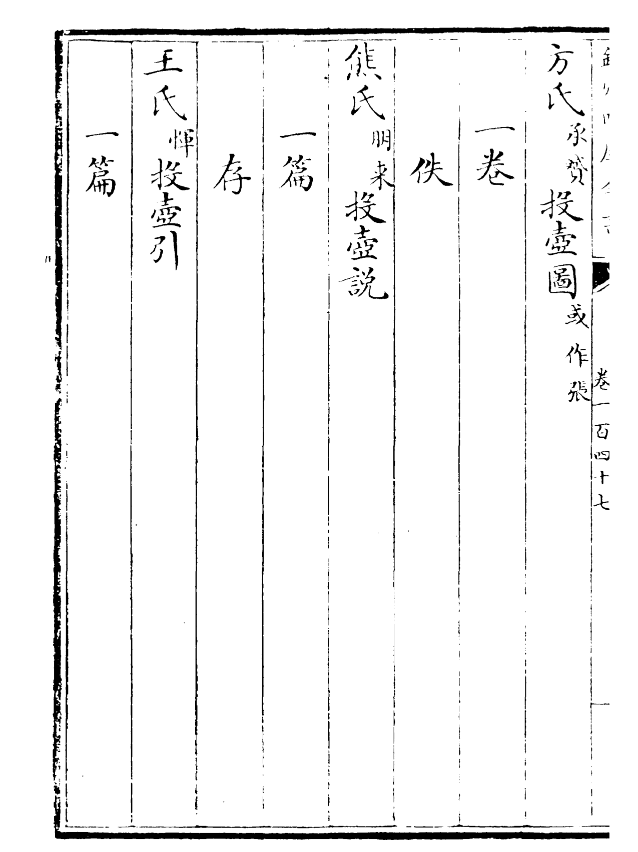
和飾賔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戒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

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設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平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乃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

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與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與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髙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彖猶

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晁公武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竒中者以為
徼倖因盡改之
王氏趯投壺禮格
宋志二卷
佚
朱子熹壺說
一篇
存



方氏承贊投壺圖或作張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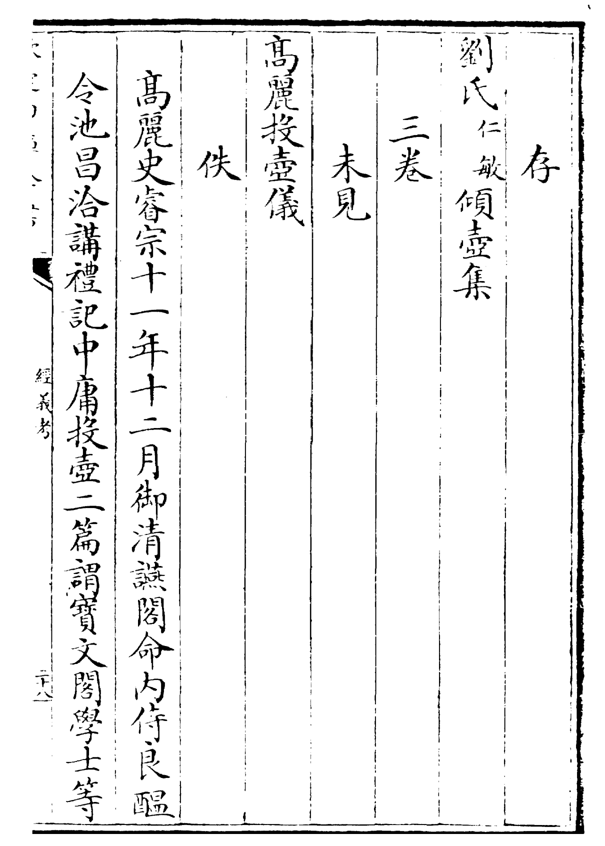
熊氏朋來投壺說

一篇

存

王氏惲投壺引

一篇



存

劉氏仁敏傾壺集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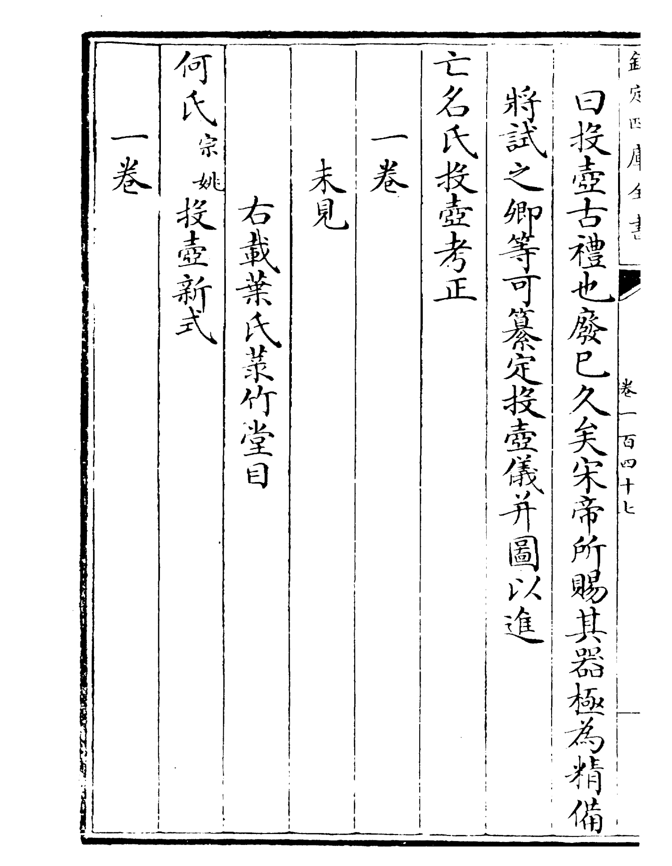
未見

高麗投壺儀

佚

高麗史睿宗十一年十二月御清讌閣命內侍良醞

令池昌洽講禮記中庸投壺二篇謂寶文閣學士等



曰投壺古禮也廢已久矣宋帝所賜其器極為精備

將試之鄉等可纂定投壺儀并圖以進

亡名氏投壺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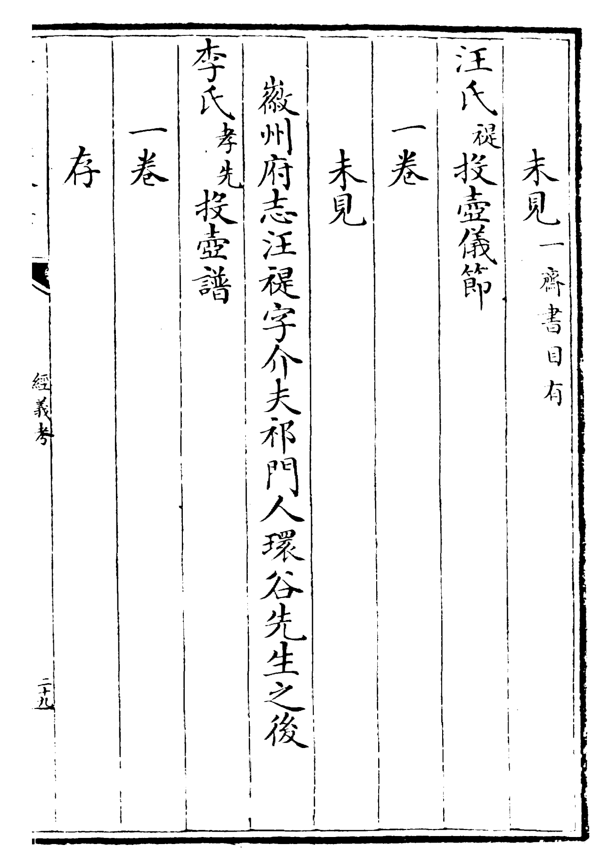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右載葉氏菉竹堂目

何氏宗姚投壺新式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汪氏禔投壺儀節

一卷

未見

嶶州府志汪禔字介夫祁門人環谷先生之後

李氏孝先投壺譜

一卷

存

楊大寛序曰古之讌士者歌以鹿鳴其說載諸詩讌賓客者樂以壺矢其說載諸禮鹿鳴周王勸士之典也壺矢一技耳而近於戲君子取之者何哉盖枉矢哨壺請以樂賓再拜而具三辭之禮司射而奏貍首之樂勝者而致敬養之文得之不矜失之不懾和而不流戲而不謔以此樂賓孰曰不可是故必心正必體直必端一審固而後中審度於此取中於彼法度㝢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戒慎明焉左右則郤過不

及則謬中庸著焉法度寓則可以觀哲戒慎明則可以觀敬中庸著則可以觀節視夫博奕者幾許以相尚殘忍以相勝不亦大徑庭耶予講學友李松橋濮陽太保公兩世司徒之家也方其羈貫習六書調五經善丹青之筆而尤涉獵於百家六藝之説其於壺矢之技得之手而應之心若斲輪者得心悟之神也凡讌賓客必舉壺以樂賓見者罔不拱揖前却而未之或先每於退政之暇乃作壺譜以廣其義凡目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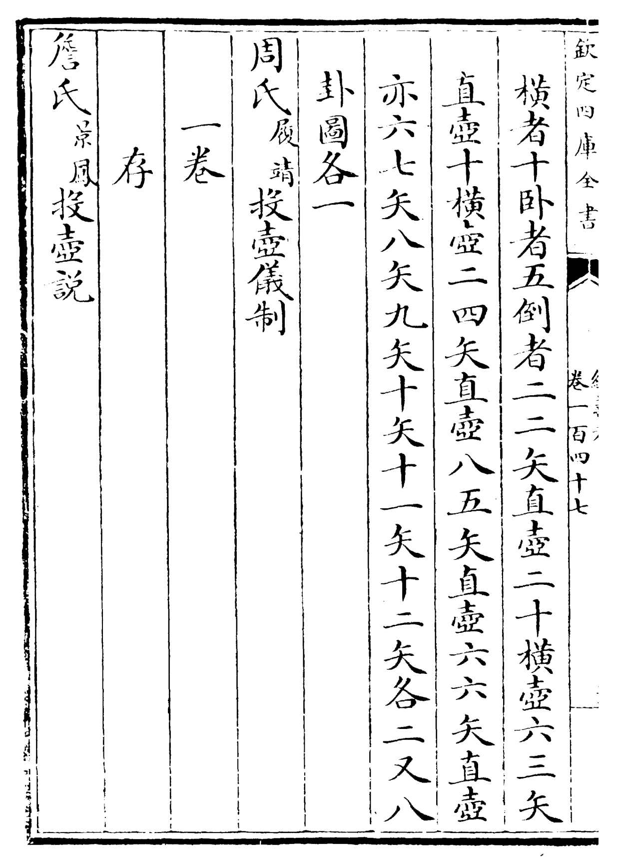
三十有二壺自一矢以至十二矢每矢品之以題每題圖之以譜每譜著之以訣如見古人之風焉技不專技於技者也是故雅歌投壺古之名將為之偶耳中耳古之大儒所不廢也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而顧輕之耶嘉靖丙辰孟夏

投壺譜拾遺

一卷

存

紀椟序曰事有出於智巧之外而忘乎其為能者郢人之運斤九方皐之相馬庖丁之解牛要皆得之心而應之手取乎内而忘乎其外知變化而不知所以變化也投壺古禮所以淑賔主聯交道為習射之基魯人松橋李君先為南京左都督叅軍復擢順天府治中觀藝於射會心于壺以其妙寓於譜嘉靖甲子秋見之令君之亡才五年其譜已失求其刋本亦闕其半予為拾其遺而重梓之凡為圖直者三十有七



横者十卧者五倒者二二矢直壺二十横壺六三矢直壺十横壺二四矢直壺八五矢直壺六六矢直壺亦六七矢八矢九矢十矢十一矢十二矢各二又八卦圖各一

周氏履靖投壺儀制

一卷

存

詹氏景鳳投壺說

一篇

存

戴明辯類自

周氏賀投壺譜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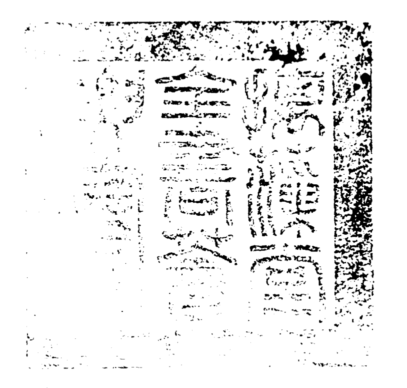
存

梅氏文鼎曾子天圓篇注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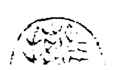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　槐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沈初詳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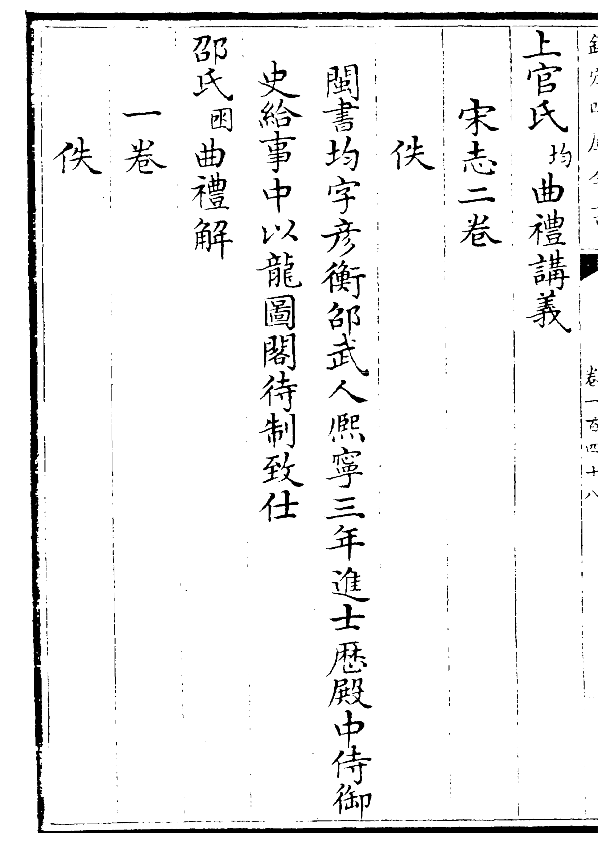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十一

王氏劭勘定曲禮

佚

孔頴達曰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



上官氏均曲禮講義

宋志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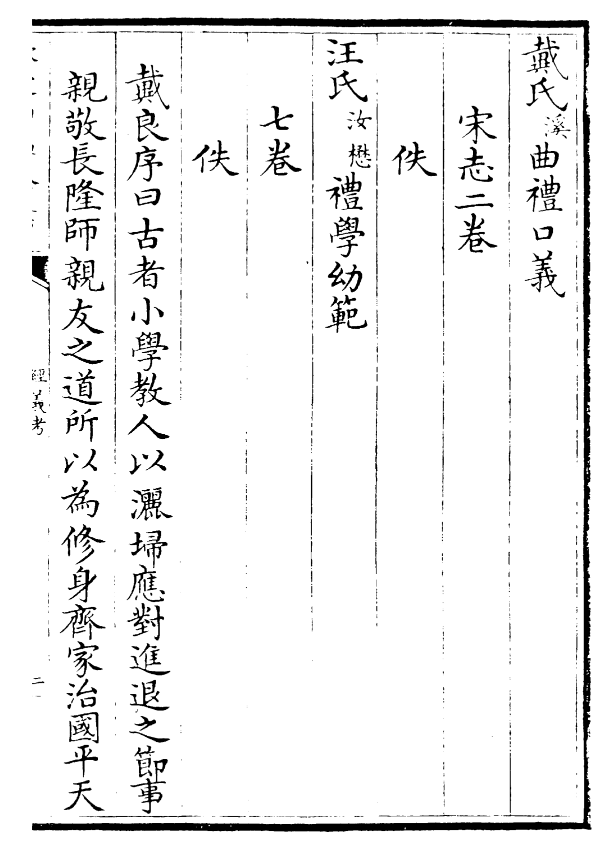
佚

閩書均字彦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歷殿中侍御史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致仕

邵氏囦曲禮解

一卷

佚



戴氏溪曲禮口義

宋志二卷

佚

汪氏汝懋禮學幼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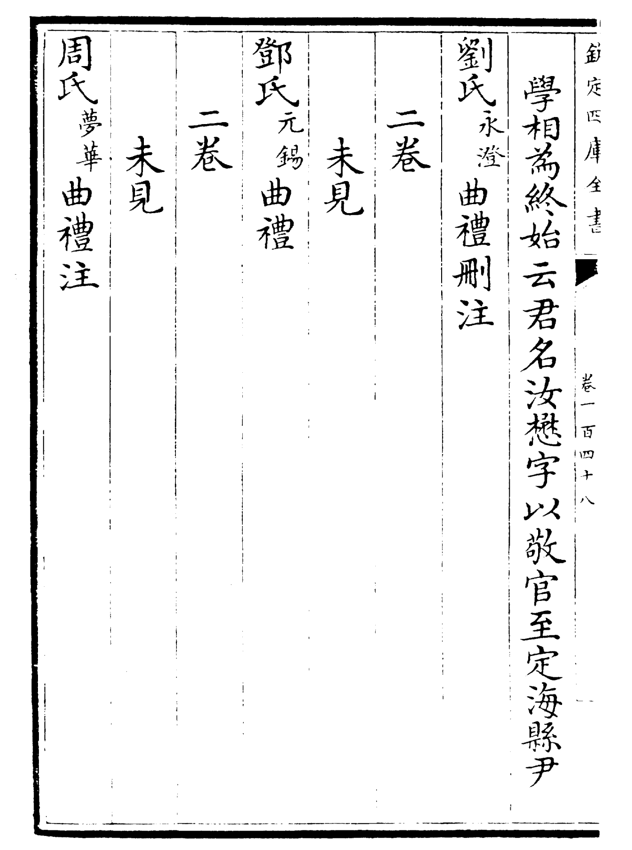
七卷

佚

戴良序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為内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為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於用力遂以篇中凡為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别自為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已意

合為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為範冶人之治金也必摶土以為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為子弟為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為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



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劉氏永澄曲禮刪注

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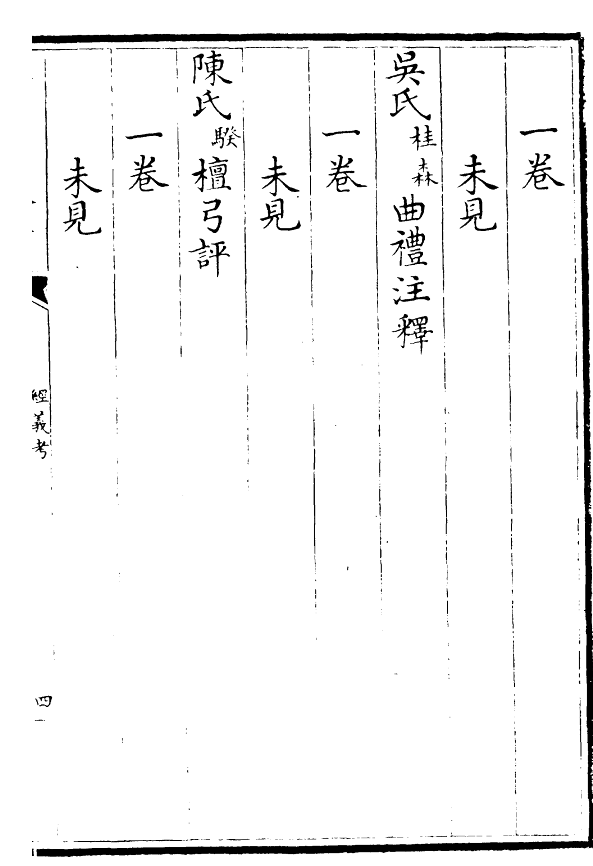
未見

鄧氏元錫曲禮

二卷

未見

周氏夢華曲禮注


一卷

未見

吴氏桂森曲禮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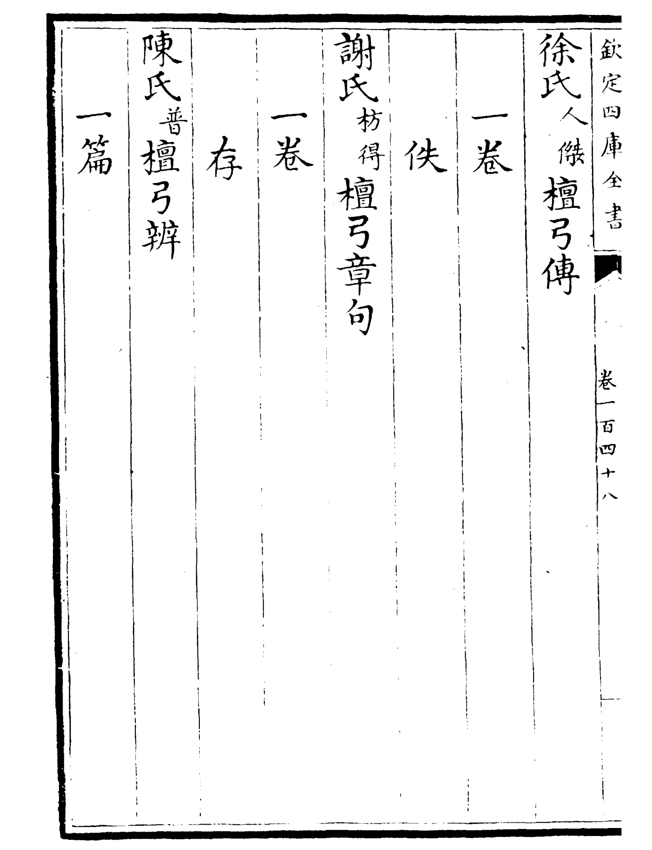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陳氏騤檀弓評

一卷

未見



徐氏人傑檀弓傳

一卷

佚

謝氏枋得檀弓章句

一卷

存

陳氏普檀弓辨

一篇

存

楊氏慎檀弓叢訓一名附注

二卷

存

張含序略曰楊子用修居滇手録宋疊山謝氏點勘檀弓以爲叢訓其中如曾子之易簀子思之不喪出母季札之葬子皆釐正之楊子之說於是乎有補於道矣

慎自序曰檀弓可孤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奥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孔頴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賀陸黄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陳駿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兹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於二家昭其甄藻不亦可乎

徐氏應曾檀弓標義

二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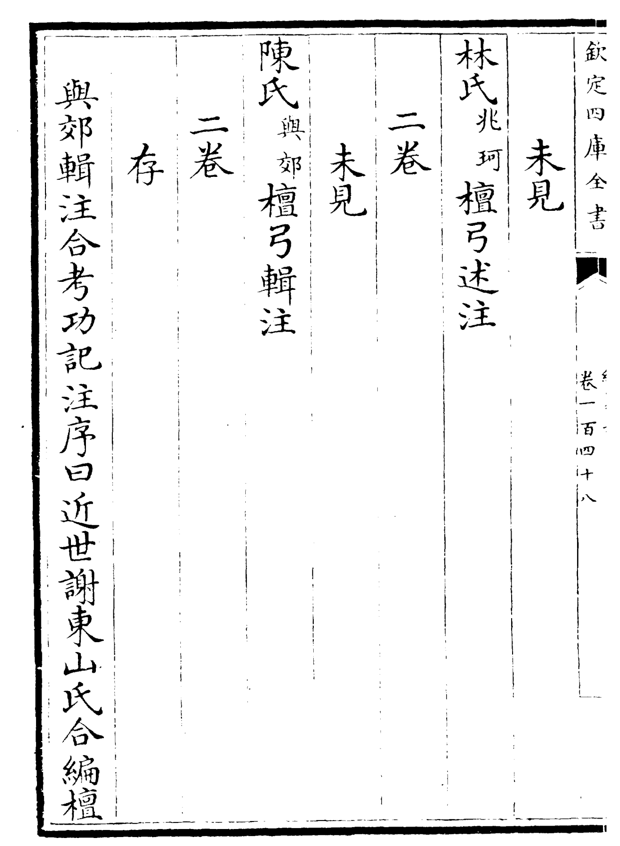
鄭氏圭檀弓注

二卷

未見

顧氏起經檀弓別䟽

一卷



未見

林氏兆珂檀弓述注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檀弓輯注

二卷

存

與郊輯注合考功記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

孟頗為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覇易覇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閒有奇辭奥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於篇

俾初學者觀馬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
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
哉

徐氏昭慶檀弓記通
二卷
未見

江氏旭奇檀弓詮釋
一卷

未見

張氏習孔檀弓問

四卷

存

耿章光序曰黄嶽張先生以學行負重望登甲第秉文衡讀禮歸林壑二十年惟以纂述為事暇出所輯檀弓問示予揆文審義句酌字斟上自注疏以逮諸家之説增修其未備進退其未安學者得是而玩之

治檀弓即可以治全經即可以治諸經先生於易有辨志一書於諸子有近思録傳尤閎博淵邃予家以禮為專經故先序此將由此而進觀先生之全書焉杜濬序曰文中子心醉六經豈第以其理之精粹道之純正效之博大而已哉蓋亦并其文而好之是以有醇醪之喻也禮記之有檀弓猶醇醪之最旨者乎其言不離乎禮而味在禮外若譏若評似可似否意淵如也行文簡鍊宕折古趣盎然雖左氏不能及無

論其他矣新安黄嶽張先生篤好之葢亦不啻心醉甞語余大學中庸之理檀弓之文爲禮記中二絶又見陳注舊說於理時有所未安於是討論釐正析疑補闕然後文從理順粲然明備矣余家世受禮見近世業是經者惟節取場屋命題者鉤纂肄習之於檀弓及喪禮諸篇未嘗寓目思一矯其失耑肄力於舉業家之所割棄者具訓一書不謂黄嶽先生之導我先路也

劉氏敞小功不稅解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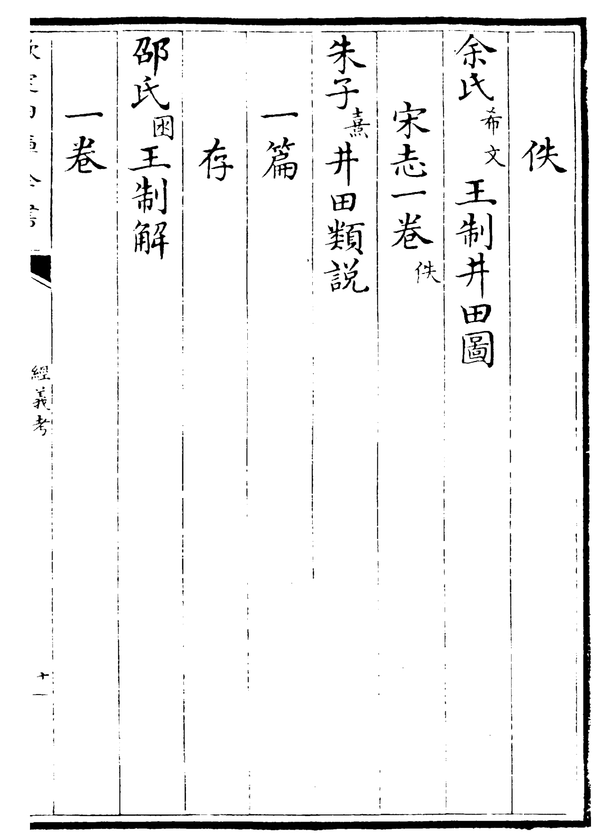
君臨臣喪辨

一篇

存

阮氏逸王制井田圖

通志一卷


佚

余氏希文王制井田圖

宋志一卷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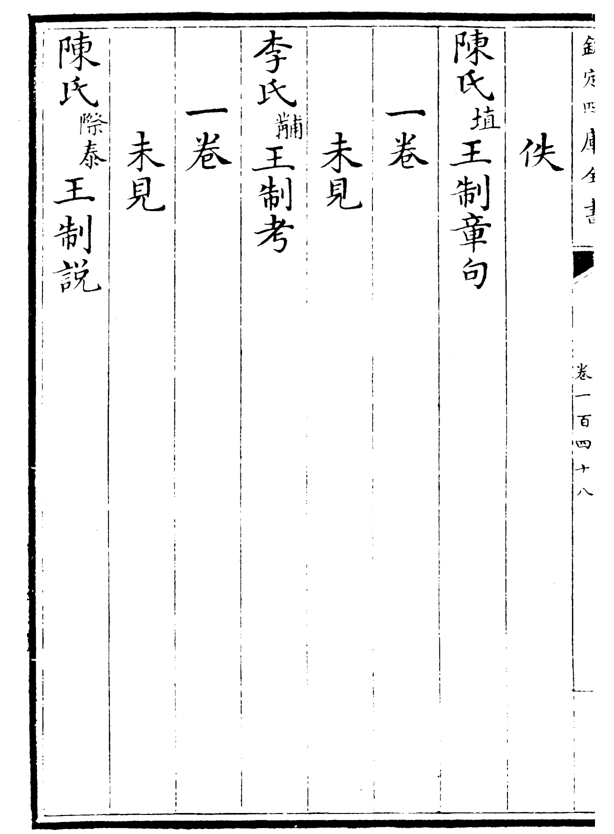
朱子熹井田類說

一篇

存

邵氏囦王制解

一卷



佚

陳氏埴王制章句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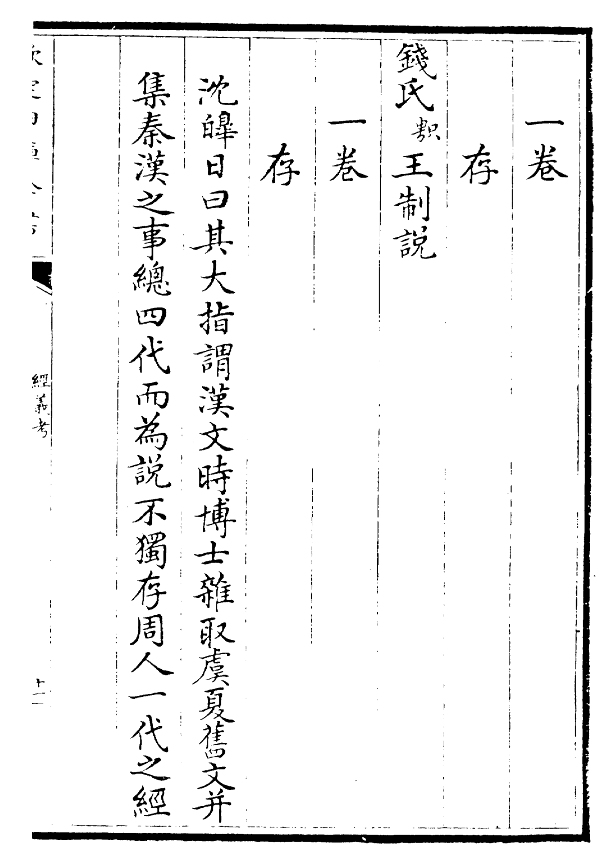
未見

李氏𦨭王制考

一卷

未見

陳氏際泰王制說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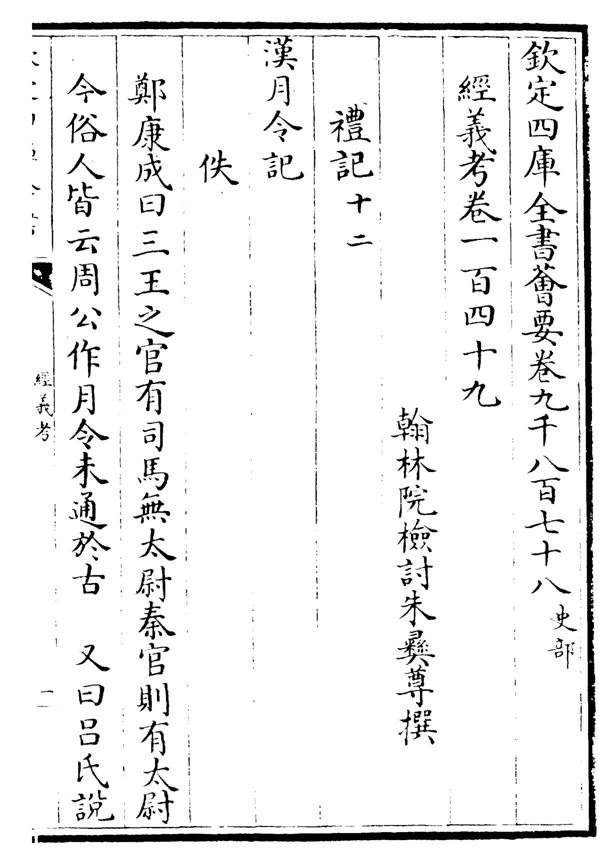
錢氏[illegible]王制説

一卷

存

沈𩑈曰其大指謂漢文時博士雜取虞夏舊文并集秦漢之事總四代而為説不獨存周人一代之經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十二

漢月令記

佚

鄭康成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又曰呂氏說

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孔穎達曰賈逵馬融之徒皆曰月令周公所作

按蔡邕明堂論引之文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廱蓋逸禮文

景氏鸞月令章句

佚

後漢書景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

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高氏誘明堂月令

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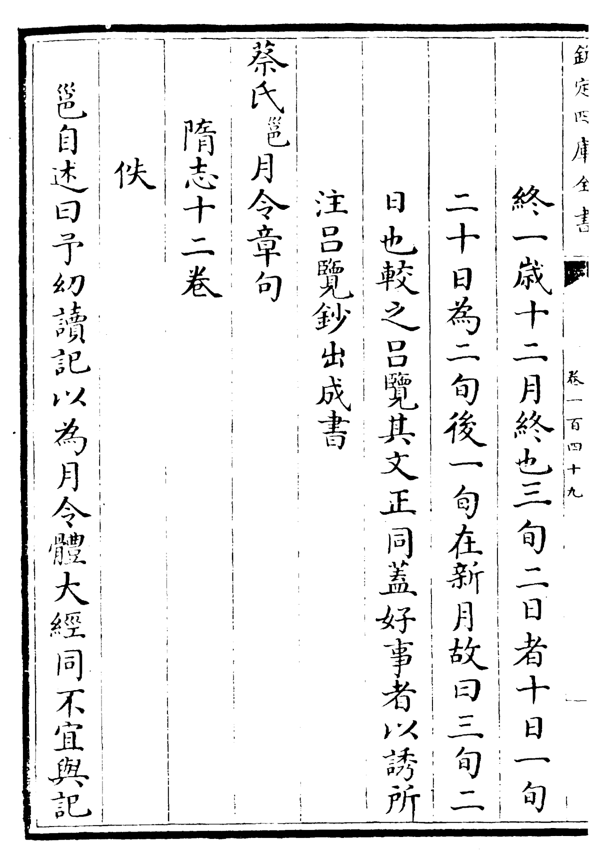
存

王應麟曰劉向别録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隂陽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隂陽録牛弘亦引明堂隂陽

録令禮記月令於别録中屬明堂隂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

按高誘注禮隋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近代藏書家目録亦無惟藝文類聚曾引之月令四卷題曰明堂月令乙亥二月忽獲之吳興書賈舟中乃舊本讀之其字句與今本月令頗有不同如季春行冬令及孟夏行秋令前均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季夏

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至三旬二日十三字孟秋行冬令前有行之是令而凉風至三旬十字仲秋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季冬行秋令前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一十二字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甘雨至三旬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二日者陰晦朔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爾故曰三旬二日



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也較之呂覽其文正同蓋好事者以誘所注呂覽鈔出成書

蔡氏邕月令章句

隋志十二卷

佚

邕自述曰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

書雜録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

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謗章罹重罪

徙朔方危險凛凛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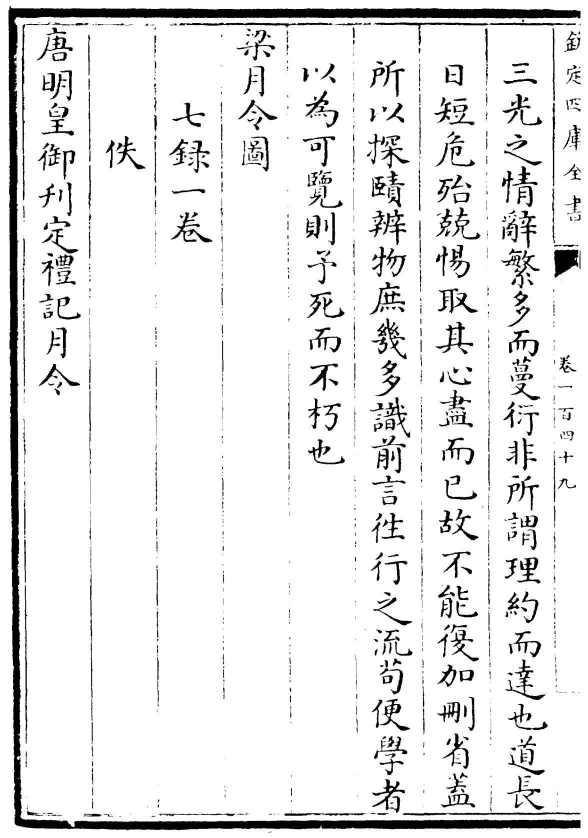
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

文字也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

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

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

注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



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為可覽則予死而不朽也

梁月令圖

七録一卷

佚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

唐志一卷

存　李林甫等注未見

李林甫等上表曰臣聞昔在唐堯則歴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機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别為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吕氏纂輯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宜更昭

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删定乃依杓建爰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葢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

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
令瓚等為之注解臣等虔奉綸音極思何有愧無演
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
心空塵聖意謹上

新唐書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
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
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一

冊府元龜包佶為秘書監貞元七年上言開元中刪

定禮記月令改為時令其音及疏并開元有相涉者未刊正請選通儒詳定從之會佶卒其事不行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巳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為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並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為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絶唐陸德明撰釋文孔頴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篾棄先

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為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景祐二年春正月乙己直集賢院賈昌

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五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集賢院別為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

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羣論復以改作為難遂罷

晁公武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為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葉夢得曰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

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也

羅泌曰唐刻五經禮記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星作沴

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為之注

按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六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迨唐明皇始命李林甫等刊定月令亂其篇次增益其文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

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為之作俑也當不韋作吕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叕有弄麞杕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幾無完文亦可謂無忌憚之尤者已今其改本唐開成中石經具存

又按林甫改本其叙節氣云正月之節日在虚昏昴中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

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氷
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
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來後五
日草木萌動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
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驚蟄之日桃始華後
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二月中氣日
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
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

電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為鴽後五日虹始見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

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

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為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八月之節日

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白露之日鴻鴈来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坏户後五日水始涸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寒露之日鴻雁来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黄花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

斗建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立冬之日水始氷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為蜃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

初大雪之日鶡鴠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昬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昬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昬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

癘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林甫譏吕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乃更定節候顧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閉塞而成冬為一候此則弄麞杖杜之故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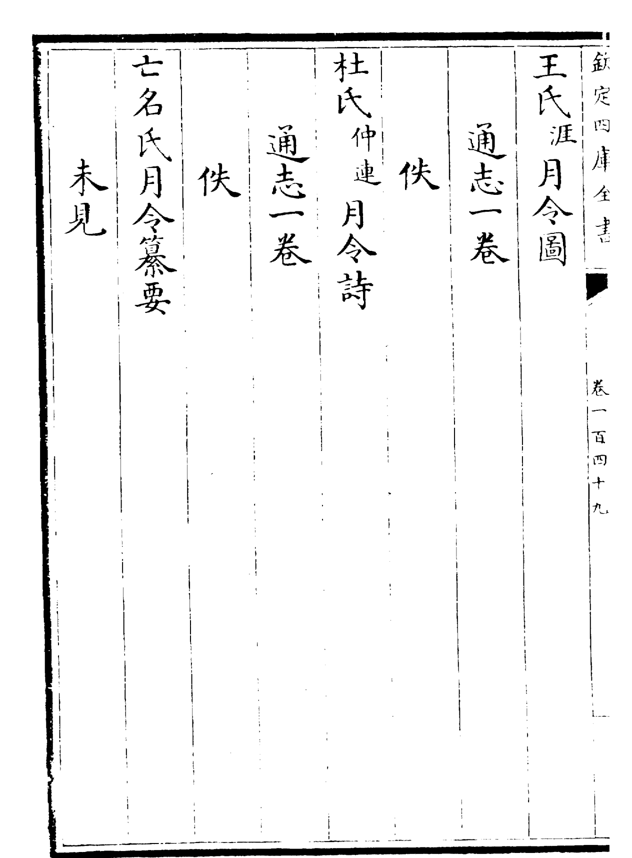
又按唐王砯注素問所引月令節氣桃始華作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駕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

吳葵華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鴈来上有盲風至蟄蟲坏户上有景天華鶡鴠不鳴上有氷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𢼄𥓍於寶應初官太僕令當日宜奉明皇刊定月令而所述又異不可解也

李氏林甫月令并時訓詩

通志一卷

佚



王氏涯月令圖

通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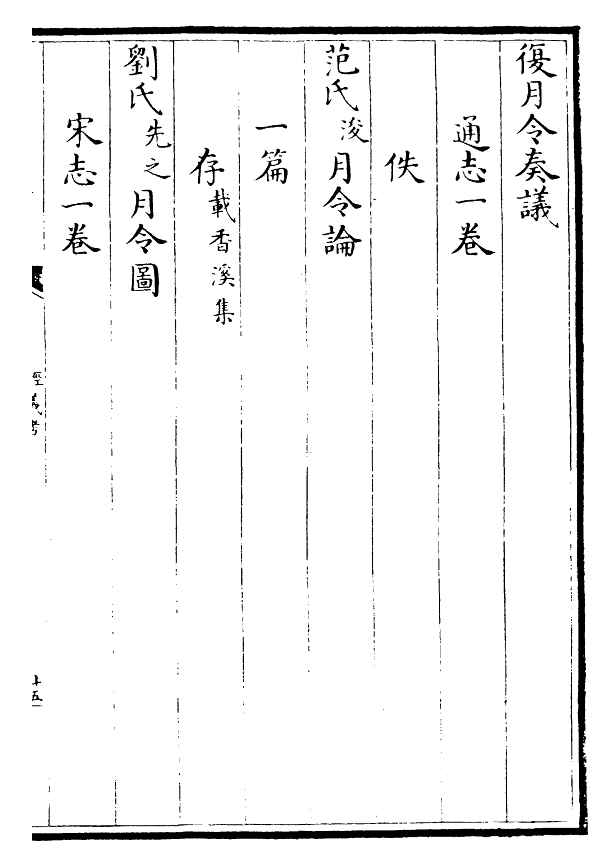
杜氏仲連月令詩

通志一卷

佚

亡名氏月令纂要

未見



復月令奏議

通志一卷

佚

范氏浚月令論

一篇

存載香溪集

劉氏先之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虙月令解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浙江通志張虙字子宓慈谿人慶元二年進士端平元年為國子司業兼侍講謂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為月令解十二卷以進陞國子祭酒工部侍郎卒謚文靖

張萱曰宋端平間祭酒葱谿張虙入侍緝熙講幄解釋其義以孟仲季析為寒暑之期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以十二月分十二卷按月而彙釋之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星辰出入氣數遷改景物移易園林草木鳥獸蟲魚田舍耕耘婦子蠶桑歷歷備載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凡十二篇

黃氏諫月令通纂

四卷

存

諫自序曰曩家食時見方藥之良者輙録之第修為必以時或先後則弗驗亦奇矣哉因竊歎天下之事未或外時以成也時之義亦大矣哉孔子告顔淵為邦之問必曰行夏之時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想古帝時每月有政令以行其事不特建為正朔觀夏小正與月令可見誠以天時先後民事早晚風俗淳漓鳥獸草木之凋榮不可無書以曉示之朝廷每歲頒

朔授歷正以為王政之大天時人事所關也諫讀書之暇好為圃而栽植先後失時多不茂有以農桑撮要遺余者凖而用之驗甚多自是宦遊京師所居旁必開園雖農夫野老之賤必與談此去歲倪學士克讓使自湖湘回以周密月覽見示懼其雜而弗純乃删其涉於誕者與撮要輯為一書仍附昔所録方藥依時修為者附内以便觀覽又於逐月所載取禮記月令冠其首取堯命羲和之辭冠四時先使知先王

所重如此夫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燕忌戊巳虎知衝破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將雨而魚噞將風而鶡下無知而能知如此況人乎若知來而不知往知往而不知來此乾鵲猩猩之窒於所禀人則宜無不知也

盧氏（翰）月令通考

十六卷

存

秦鳴雷序曰嘗觀周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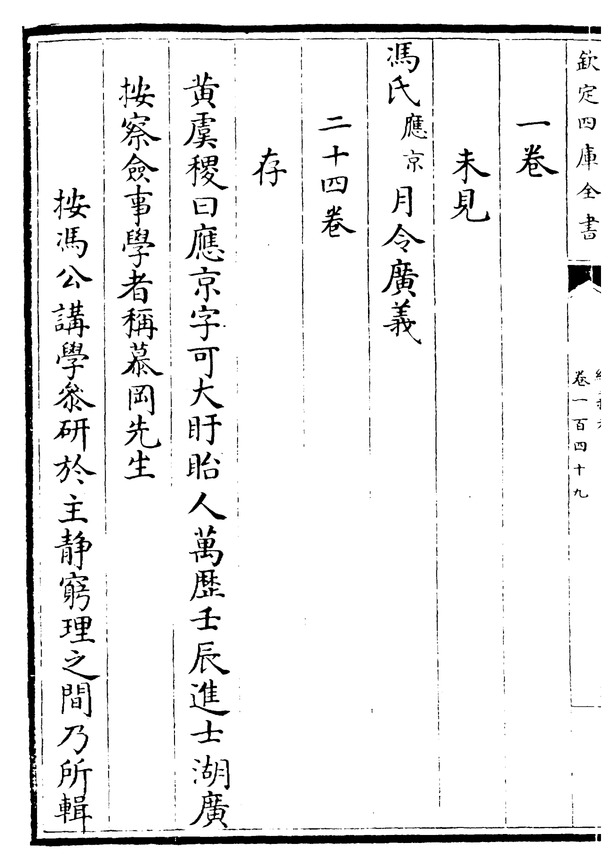
至昆蟲草木之變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申令以埀畫一葢詳哉乎其言之矣月令載於呂覽大都紀候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然千餘年來民咸用之誠不以人廢言矣而頗有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眇聞而不廣於是不憚旁搜博採凡稗官野史博物雜記苟一言一事足前民用者靡不攟摭而兼蓄之附於各月之下曰天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候曰跡往曰攷

言曰擴閭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自謂獲免掛一漏萬之誚命之曰月令通攷其用心良厪矣余不佞曩典秩宗時其於時令之説亦嘗究心然徒得其槩耳未有該括靡遺條分縷析若斯之備且晰者以之嘉惠人人所謂瞽矇之鈐導南之車非耶

翰自序曰病中無寄意者命僕抽書得家塾事親謂其事義欠切欲緝而廣之屢困於病而未逮也間見

十二月占候及十二月雜事因思農桑撮要亦列歲務惜皆各據一事而未廣焉爰是主之以月令博之以羣書以十二月應十二地支以為經又各隸以十類以應天之十干而為緯彚附區别順天時以授人事則氣運可得而察功業可因而興物情可藉而悉庶無掛一漏萬之嘆噫支經干緯而地天之泰寓矣一經一緯而天地之文備矣名之曰月令通考

陳氏經邦月令纂要



一卷

未見

馮氏應京月令廣義

二十四卷

存

黄虞稷曰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歷壬辰進士湖廣

按察僉事學者稱慕岡先生

按馮公講學叅研於主静窮理之間乃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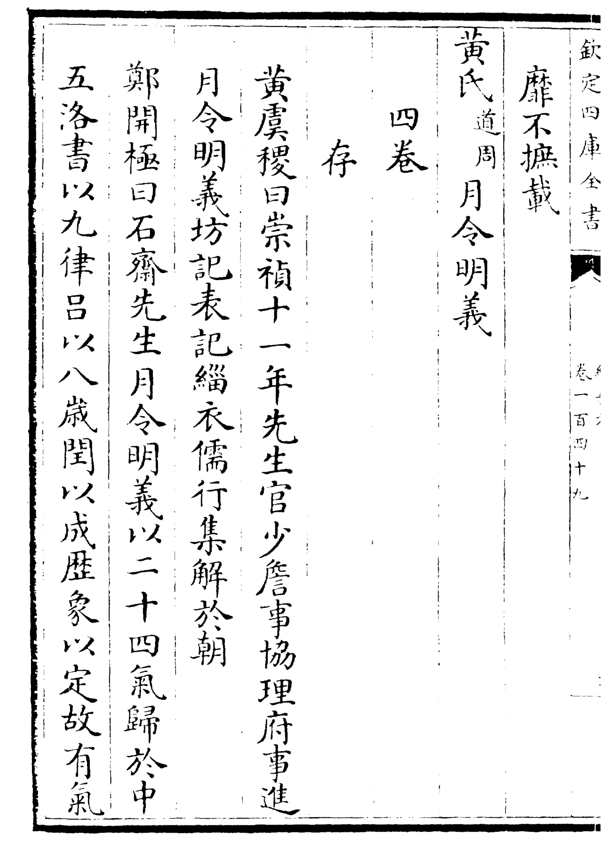
月令廣義冗雜不倫至采及帝釋天神誕日

是豈儒者之言乎

李氏巨川月令采奇

佚

李光縉曰邑博士巨川李生所輯也本月令紀候之意博采羣書彙而集之歲分季季有總序季分日月有月令月分日日有雜紀而又有五行生旺論調攝占候諸説各附於月日之末凡有奇事可前民用者



靡不摭載

黄氏道周月令明義

四卷

存

黄虞稷曰崇禎十一年先生官少詹事協理府事進月令明義坊記表記緇衣儒行集解於朝

鄭開極曰石齋先生月令明義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洛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歷象以定故有氣

候生合之圖禮樂之作本於五行行政施令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為則故有中星卦體之圖王道首重農事致治在乎得人得失在乎法古凡古今之建言行事合於月令者悉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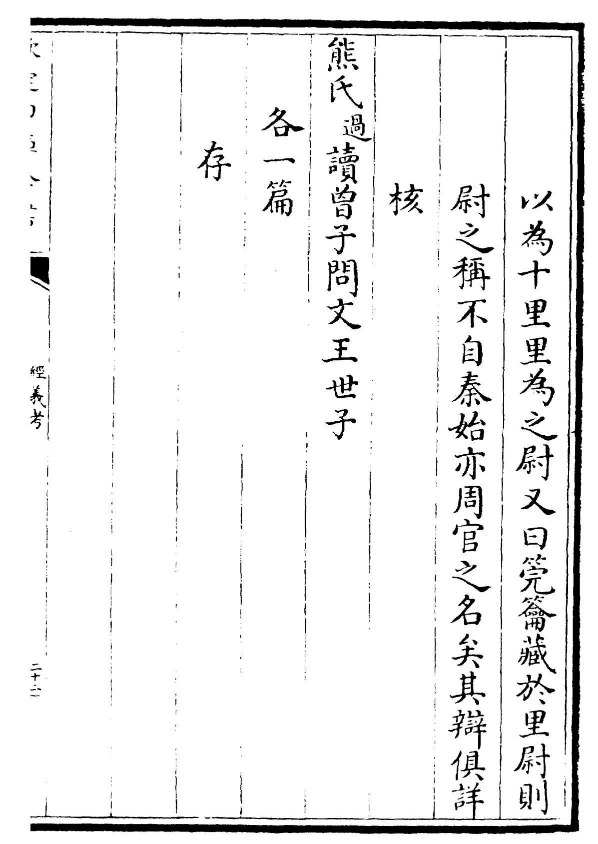
錢氏𥡴月令說

一卷

存

按錢氏之說謂月令於劉向别録屬明堂陰

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録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於明堂葢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録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為綱附以八覽六論為目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為秦官者据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為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為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



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其辯俱詳核

熊氏過讀曾子問文王世子

各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